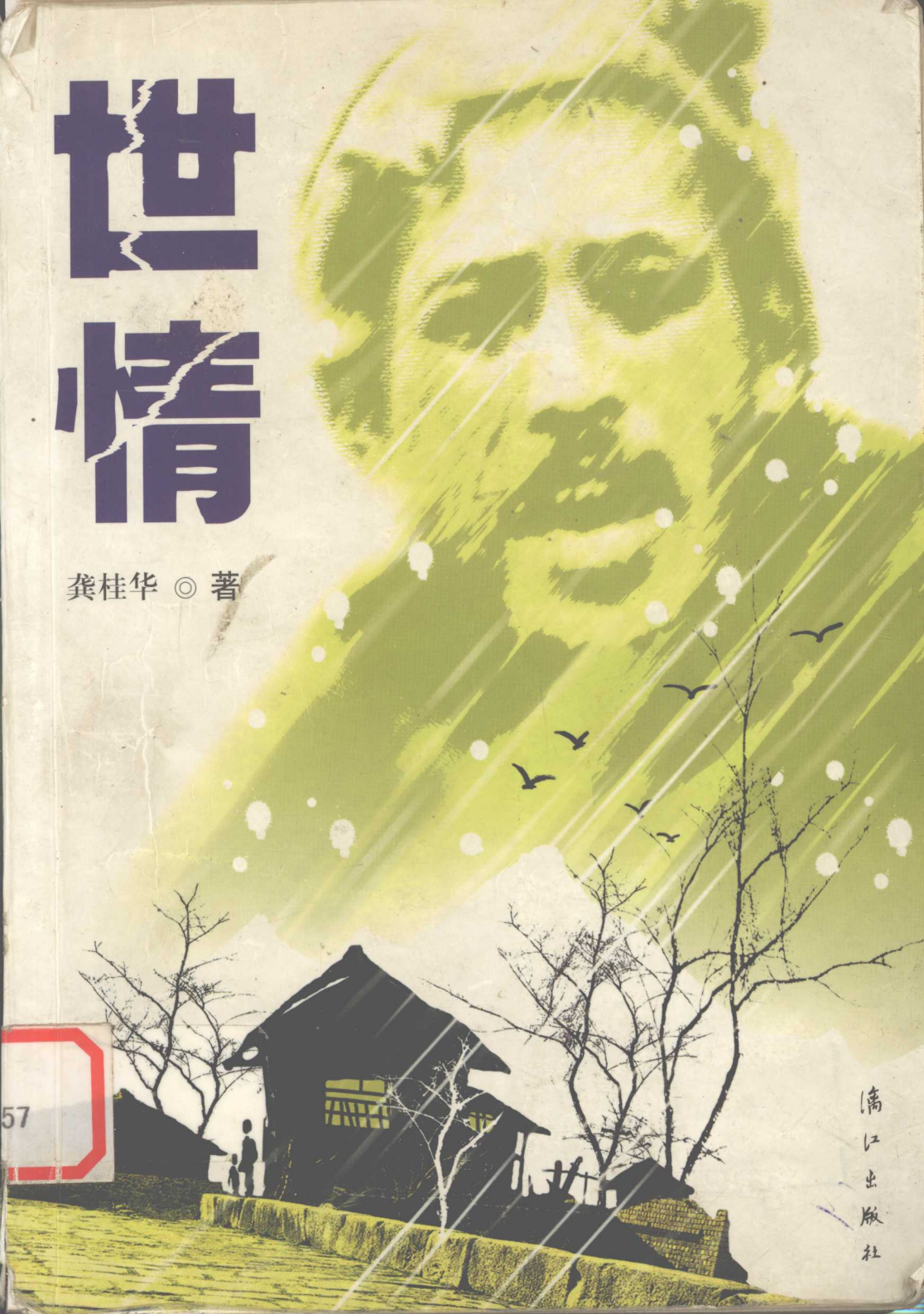


世情

龚桂华 ◎ 著

57

漓江出版社



世情

SHI QING

龚桂华 © 著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情/龚桂华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5407-2959-7

I. 世... II. 龚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1514 号

世情

作者◎龚桂华

责任编辑◎符浩

封面设计◎罗赟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b@public.gpptt.gx.cn
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
印制◎广西地质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266千字

印张◎10.25

版次◎2003年1月第1版

印次◎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◎ISBN 7-5407-2959-7/I·1789

定价◎18.0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时代风云的投影

潘 琦

五年前，在广西第一批签约作家的名单中，我特别注意到竟有一位是公安干警——龚桂华。后来调阅他的简历，才对这位“很务正业”的业余作家有所了解。

桂华，顾名思义，生长在桂北地区有才华之人。的确如此，龚桂华，出生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郊区的山村里，青山赋予他灵气，黑土哺育他的躯体，纯朴的山民培育他做人的品质，文学引导他走上创作之路。他的成长道路同千千万万“老三届”的同龄人一样，经历着各种政治风浪和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。他当过农民，当过乡村干部，当过工人，当过报纸编辑，办过杂志，还主持过电视栏目。当年曾被桂林市人事局树为五个自学成才先进典型之一，而被破格吸收为国家干部的龚桂华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，当上了一名人民警察。

有哲人说，你对人生要求愈高，你所感到的成功与快乐也愈深。人生即是文学，文学也脱离不了人生。坎坷的人生经历教育了作家，也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。龚桂华对人生感悟深切，以他敏锐的内心知觉，通过对火热生活的描写，以自己对于文学的痴情与热爱，创作出一篇篇记录人生、人性、人情、人味的精品

佳作,抒发对于历史和现实的革命情怀和美学理想,一举成为八桂文坛引人注目的文学青年。他的《古老的油榨》、《苦楝树》分别获得首届广西青年文学创作作品奖和广西文学南珠奖。后来陆续写了好几部中篇小说、电视剧本,大批纪实文学、报告文学,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。

广西历史上没有专业作家。许多很有潜力的文学青年,苦于业余创作,为没有时间静静地专心创作,难以写出精品力作而烦恼。1996年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首次招聘签约作家,龚桂华成为其中一名。长篇小说《世情》便是他签约期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那次到桂林,龚桂华把厚厚的书稿送给我,十分真诚地说:“部长,这是我的一份答卷,请斧正,同时请为拙作写个序。”我接过沉甸甸的书稿,心情十分激动。因为这一页页书稿是作家用心血交织而成,透过它可以看到作家的奋斗,作家的成长,作家的喜悦,也预示着我们推行签约作家制度的成功!

细读《世情》,它真实记录了发生在桂北地区惊心动魄、悲壮雄奇的故事,展示了一幅南国风情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。作者用平实的笔调,生动的语言,巧妙的手法,跌宕起伏的故事,别具特色的风俗民情,描述了主人公黄解放悲欢与离合、成功与快乐、爱情与事业交织而成的坎坷人生。作者对所描写的过去一段历史有深入而广阔的了解,所写的虽然是桂北地区的人和事,但是他能凭借它们映照时代风云的投影,还往往将它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,成功地展现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所带来的先进与落后、文明与愚昧、道德与堕落、真理与邪说的强烈碰撞和激烈斗争,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。

这是一部描写新中国成立以来桂北城乡沧桑巨变的现实主义作品,有很强的时代性,主题鲜明,思想内容厚重深邃。作品着力塑造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人物形象,在表现时代风云之中力求具有历史纵深感,是一部思想性、艺术性、可读性融为一体的好作品。

漓江出版社有识才之慧眼,育才之热心,把《世情》推荐给广大读者,想必一定会产生极好的效应。我为一个警察作家的成功深感高兴与自豪!

序写到这里,本应搁笔了,但似乎意犹未尽。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生活,简言之,主要是一种情感的生活。人类要向人类自身找同情,只有情感的人生,始是真切的人生。没有感情,亦将没有美与知。我真诚地希望作家们深入到生活中去,深入到实践中去,深入到群众中去,在与群众的交往中,培育和建立深厚的感情,在与生活的接触中,深切感悟美与知。只有这样,才能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佳作,奉献给人民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- 一 谋杀 (1)
- 二 刽子手世家 (12)
- 三 大奶妈的后代 (27)
- 四 村官 (39)
- 五 死亡边缘 (54)

第二章

- 六 童子亲 (74)
- 七 狼种 (84)
- 八 山葬 (96)
- 九 归来 (110)

第三章

- 十 狗日子 (139)
- 十一 强盗头 (162)
- 十二 未来不是梦 (187)

第四章

- 十三 在初恋的日子里 (199)

十四	造 反	(218)
十五	捉 奸	(228)
十六	春楼旧事	(247)
十七	绝 唱	(270)
十八	黑名单	(283)
十九	魂断红松林	(297)
	没有尾声的尾声	(319)

第一章

一 谋杀

老屠夫秦世林今夜要杀村长。

天一落黑，老屠夫就立刻行动起来了。他先派瘸腿儿子土贵出去探听村长家的动静，继而叫小儿子土红协助他把箍在水桶上的粗铁线取了下来，又指使老伴秦令氏往酒壶里灌了满满一壶洋油，还吩咐土贵的媳妇贵嫂杀了一只大公鸡，将鸡血抹在香火炉上，堂屋壁上，屋柱子上和大门上，烧了香，磕了头，祭了天地，拜了祖宗，敬了神鬼，做完这一切之后，老屠夫灭了灯走到院子里。

夜很黑很冷，北风呼啸着，从原野那边扑过来，撞在老屋上，把瓦楞摔得砰砰地响，老屠夫打了个冷战，连忙紧了紧身上的大棉袄。这时村街上有脚步声传来，那脚步声一高一低，一轻一重，渐渐到了大门口，停了一会儿，就有了拨弄门闩的声音，随着一股风扑进院子，土贵就站到了父亲面前。

“踩好点了？”老屠夫低声问。

“踩好了。”土贵低声说，“村长家北墙下那间大灰房，里面堆满了柴草，全都是干的，丢一把火准能烧起来。”

黑暗中父子俩面对面地站着，父亲高大，儿子矮小。

“什么时候动手？”土贵问。

老屠夫没有立刻回答，他抬起头默默地望着夜空。

天如锅底，夜同墨黑，整个苍穹像一片神秘莫测的黑海。

“什么时候动手？爸。”土贵又问。

老屠夫依然没有回答，他心里在想，今晚月黑风高，确实是个放火杀人的好机会。忽然想起戏文里的一句独白：天助我也！

“爸，动手吧！”土贵有点急不可待。

“别忙，你再去探一下，看看村长家还有什么动静。”老屠夫说。

土贵答应着开了门抬起瘸腿，又一瘸一拐地走出去了。一阵风猛然扑进院子，老屠夫禁不住打了个趔趄，他急忙稳了稳身子，紧走两步把大门牢牢地闩上了。

“真的要这样做吗？”

就在老屠夫关门的那一瞬间，有个声音在背后问。

老屠夫“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回头，他知道老伴秦令氏站在身后。

“叫谁去做？”

老屠夫转过身来，心里压根儿不愿把这种事告诉老伴。

“他爸，不要叫土贵去做了。”秦令氏说。

“不叫他去做叫谁去做？难道叫土红去做？”老屠夫陡然发火。

“土红还小，我们四个儿子三个大的就剩土贵一个了。”秦令氏说。

“照你这么说，秦家的仇不报了？我那大儿子就这么白白地被他们抓走了？”老屠夫咆哮起来。

“你小声点好不好！”秦令氏扯了丈夫一把。

“怕什么？我恨不得将他们斩尽杀绝，生吃那条老狗的肉，才消我心中的愤气！土贵不去，土红不去，我去！”老屠夫把手一甩，气咻咻地说，然而那声音已经小了许多。

“他爸，我是说，土红只有十来岁，还没长大成人，土贵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万一他有个什么闪失，土红靠谁？我们两老又靠谁？再说土贵他为了这个家已经断了一条腿了，难道你还要他再断一

条腿吗？”秦令氏哀哀地说。

老屠夫听了这话一下子沉默了。

秦世林和秦令氏共生下了四个儿子，老大被抓了壮丁，老二跟湖南人学补锅，一去不返，杳无音信，只剩下老三和老四。许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就在这个院子里，秦世林亲手抄起一根打狗棒把老三土贵的一条腿打断了。他记得那个夜晚天也是那么黑，风也是那么大，他在厨房里烧了一炉火，热了一壶酒，炒了一碟花生米和一盘猪头肉，围着火炉正在自斟自饮的时候，令家一个在乡里当差的兄弟跑来告密，姑爷，乡里又要到你家抓丁了。他听罢便吼了起来，我秦家老大已经被抓走了，只剩土贵一个了，还要抓？我秦家已经没有人给他们抓了！令家兄弟告诉他，乡里这次抓的就是土贵。凭什么？他问。令家兄弟指了指站在一旁的秦令氏，就凭姑姑的肚子。那时秦令氏身怀六甲，肚子挺得又高又大，好像挂着一面鼓。他猛然醒悟，旋即又吼道，人都还没生下来，他娘的是个×还是条×都不知道，就来抓人了，这事肯定又是村长那狗杂种干的。这回老子非跟他拼了不可！令家兄弟一旁说，姑爷，你别吼了，这年头，你胳膊再粗也扭不过人家的大腿，赶快想办法让土贵侄儿到外头躲躲去吧，说罢匆匆走了。

“他爸，叫土贵跑吧。”秦令氏说。

“不跑！”秦世林说。

“让他们抓？”秦令氏万分焦急。

“不让！”秦世林态度强硬。

“那……怎么办？”秦令氏急得快要哭了。

秦世林倒了满满一碗酒，双手捧着，咕咚咕咚地一气喝去，把那碗酒喝了个干干净净，喝罢，随手将那只大碗狠狠往地上一摔，就这么办！霍地站起身来，随手从门后抄起一根打狗棒，怒气冲冲地走出去了。恰在这时，村街上骤然响起了枪声狗叫声和跑步声，紧接着大门咣当一声响，随后土贵慌慌张张地跑进屋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秦世林说，爸，乡里要抓我。秦世林望着儿子一副丧魂落

魄的模样就安慰他说，不用怕，给我把门关上。土贵浑身哆嗦着，急忙跑去关门，趁他转身抬脚的那一瞬间，秦世林猛然挥起手中的那根打狗棒，狠狠地朝土贵的小腿打去，随着一声撕肝裂胆的惨叫，土贵扑倒在院子里。秦世林将打狗棒往院墙外一扔，便大声嚷了起来，快来呀快来呀，土贵的腿摔断了，土贵的腿摔断了！秦令氏提着灯跌跌撞撞地从正屋奔下来时，刚好一伙兵丁拥进了院子，看到昏死在地上的秦土贵，兵丁们只得悻悻地走了。秦世林目送兵丁们的背影消失在夜幕里，突然爆发出一阵鬼哭狼嚎般的大笑。在他那怪异的笑声中，四十八岁的秦令氏为他顺利地生下了最后一个儿子——秦土红。

高尚坪村头有苑很老很老的榕树。榕树枝叶繁茂，高昂在天空，树干粗大，五条壮汉伸手连接，也难将它抱住。它究竟有多老，谁也说不清楚，村里老人相传，榕树已有三百岁，早就成仙了，是苑仙哩。说榕树三百岁，未免有些夸张，但足以证明它够老的了。榕树下有一尊观音菩萨，石头做的，哪朝哪代立的没人知道，反正也有三百年了。三百年来老榕树下，石头菩萨面前香火不断，朝拜者众多，据说菩萨很灵，求官的得官，求子的得子，求美满姻缘的最后得到美满姻缘，就是咒人死咒人亡，咒人断子绝孙，也一一得到应验。所以在高尚坪，那无限虔诚的，那心怀鬼胎的，那使坏的，那尽善的，都得到老榕树下去跪拜。

当时，老屠夫就跑到老榕树下，跪在菩萨面前暗暗发下毒誓，一定要除掉村长。多少年来，老屠夫用了许多心机，制定了种种谋杀村长的计划，然而都一一落空了。近来外边纷纷传闻，说是共产党解放军快要打过来了。灵水城里李（宗仁）、白（崇禧）的军队正在日夜不停地挖着战壕，好多居民已经逃离灵水，乡下有亲戚的投奔亲戚去了，乡下没有亲戚的就躲到了城外的山洞里，看样子早晚有一场恶仗要打。老屠夫得到这些消息，激动不已，几天几夜没有吃好饭没有睡好觉。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，老屠夫决定趁这兵荒

马乱的时候,实施他的谋杀计划。

老屠夫的谋杀方案有两种:

一、投毒。

二、纵火。

第一种方案:请一个可靠的,又与村长家过从甚密的人,携带半包砒霜,进入村长家的厨房,将半包砒霜投进水缸里或者饭锅中,村长和村长的家人喝了水吃了饭,肯定一命呜呼。

第二种方案:找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趁夜深人静、万籁俱寂的时候先用粗铁线将村长家的前后门门环系牢拧死(经过事先观察,老屠夫觉得村长家的门环很牢固),然后往大墙边灰房里的柴草堆上浇上洋油(村长家的屋墙边有一座大灰房,专门用来堆放石灰和柴草),再放一把火,火头蹿上大屋顶,将村长家的瓦房烧着,一经发现,村长和村长的家人定会跑出来救火,可那前后门已经被粗铁线紧紧绞住,别说救火,恐怕连条狗都跑不出去,全家人都得活活烧死在屋里。就是乡亲邻里发现,前来救火,除了拿桶提水之外,谁会拿把钳子来把铁线剪断呢,更何况诸如钳子之类的工具乡邻中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。

老屠夫想,第一种方案实施起来比较困难,这个可靠的与村长关系密切的人上哪找去?即使找到弄得不好刚开口就把秘密泄漏出去了。再说请人家去做这种事,没有一大笔酬金,人家会干吗?自己干又不可能,因为平时秦家的人是进不了村长家的。相比之下,还是第二种方案可靠。第二种方案可以自己干,自己干保密性强,该下手时就下手,比请人干要稳妥得多。对!自己干,放火烧!主意拿定,老屠夫开始秘密踩点。他先是让土贵前去侦察,并把侦察来的情况向他报告。老屠夫听了儿子的情况报告放心不下,后来干脆自己出马。一连几天,老屠夫起早贪黑,想方设法接近村长的家宅,前后左右都看了好几遍,看得滚瓜烂熟。村长家有几扇门,几个窗,大墙上哪儿有道裂缝,哪儿有个小洞,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经过好几天的踩点,老屠夫的谋杀方案进一步完善了,时机也

渐渐成熟了，于是决定今夜动手。

“他爸，土贵不能去，你也不能去。”秦令氏说。

“那谁去？”黑暗中，老屠夫抬起一张迷惘的脸，他的思绪似乎还停留在那久远的记忆里。

“我去！”秦令氏说。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老屠夫霍地站起身来，恢复了他那刚硬的样子。

“我说你们谁也不能去，我去！”秦令氏说，口气很坚决。

“你去？”老屠夫睁大眼睛，望着秦令氏，仿佛不认识她似的。

“对！我去！”秦令氏说。

老屠夫冷笑一声：“这放火杀人的事你行？你不怕？”

“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件事做好做绝！”秦令氏胸有成竹毫不动摇。

面对这个一贯在自己面前逆来顺受的女人，老屠夫不知说什么好。他定了定眼神，在幽暗的夜幕下，他看到了一小团模糊的身影，看到了一双异常怪异的眼睛。

又一阵寒风扑进院子，土贵再次回来报告，说下街的九婶进村长家去了，看样子是黄元文的媳妇要生了。九婶是个接生婆。老屠夫说，好，让他多一个冤枉鬼。正说着话儿，土贵媳妇贵嫂在上房叫唤，说是肚子痛，秦令氏听了急忙赶了过去。

“你老婆也要生了？”老屠夫说。

“是吧。”土贵说。

“他娘的今夜……”后半截话老屠夫没有说出口。

贵嫂的喊声越来越大。

“来红了，来红了！要生了，要生了！”秦令氏的声音从上房传下来。

“爸，怎么办？”土贵有些焦急。

“照样干！”老屠夫说。心里算算时辰，又说，“现在还早了些，

你再去探探,看看还有什么动静。”

土贵答应着又瘸着腿出去了。

贵嫂的叫声很快换成了一阵连续不断的呻吟,秦令氏掌了灯,一旁服侍着她。老屠夫也在堂屋里掌上了灯,然后走到贵嫂的房门口,房门紧关着,他站了一下又走开了。一会儿,门开了,秦令氏伸出个脑袋吩咐他去叫几个家族里的女人来帮忙。老屠夫答应着,小儿子土红一旁说他去,就自告奋勇地走了。很快就来了几个邻居的老女人,老女人们和老屠夫打个招呼之后,便进房里帮助贵嫂生产去了。她们一会儿要盆,一会儿烧水,忙得不可开交。

房里的喊叫声不断传来,贵嫂难产。

“早不生晚不生,偏偏这时候生……”老屠夫埋怨着,心里正焦躁的时候,土贵又匆匆跑了回来,见屋里人多,忙把父亲拉到堂屋后面,悄声说:“黄元文回来了。”

老屠夫心里一怔:“带了几个人?”

“没带人,就他一个。”土贵说。

老屠夫心里松了一口气,咬着牙,恶狠狠地说:“他回来得正好,让他也见阎王爷去吧!”

“动手吧,爸!”土贵说。

老屠夫又一咬牙,说:“好!”

话音未落,村街上忽然传来了一阵阵急促的呼叫声:“着火啦!来人哪!着火啦……”

老屠夫一惊,拔腿冲出门外。

上街方向,浓烟滚滚,火光冲天。

老屠夫见了,兴奋得嘴里嗷嗷地叫。

“正烧着村长家的大灰房哩!”土贵一旁轻声说。

就在这时候,不远处有枪声骤然响起,先是一声,随后是第二声第三声,紧接着那枪声像爆豆似的响成一片,间或还有轰隆轰隆的爆炸声,隐约还有人喊声马叫声。老屠夫说土匪来了快跑,一把拉起土贵跑回屋里,嘭的一声把门关上了。

黄解放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。

他刚从母亲的胯下钻出个脑袋,就听到了一声清脆的枪响,他恐惧地摇了摇头,想把脑袋缩回去,可是来不及了,母亲在接生婆的帮助下,努力把他生了出来。他想睁开眼睛,可那眼睛怎么也睁不开,于是他放声大哭起来。那哭声好响亮好吓人,哭得全家上下男女老少个个心惊肉跳。他那一一直守在房门口的父亲,忙向房内打听是男是女,接生婆隔着门板笑哈哈地向他的父亲说:“三叔恭贺您了,是个崽哩!”就在这时候,他的大伯呼叫着慌慌张张地跑过来,告诉他的父亲说大灰房起火了,叫他的父亲赶快去救火。他的父亲跳起来和他的大伯一道奔向院子。院子里烟雾弥漫,焦味呛人,大墙外浓烟滚滚,火光冲天,干柴茅草在烈火中发出嘭嘭的爆裂声,非常刺耳。他的父亲见状,转身跑进厨房,找了一只大桶,掀开缸盖打了满满一桶水。当他的父亲提着水再度奔回院子的时候,看见他的大伯双手扳着门闩,使尽全身力气,也无法将门打开。“这门怎么了,这门怎么了……”他的大伯叫嚷着,又急又慌。他的父亲扔下水桶上前帮忙,兄弟俩一边扳住一只门闩,用力向后猛拉,但也无济于事。“我操他祖宗,有人从外面把大门锁住了,想害死我们哩!”他的父亲骂道。“闪开!”一声喝叫,他的爷爷手提一只斧头从屋奔下院子,他的大伯和他的父亲急忙向两旁闪去,他的爷爷手起斧落,将大门劈开一道缝,再一斧劈去,咣当一声响,斧把裂断斧头落地,他的爷爷跌坐地上。“这可怎么办哪!”他的大伯急得号哭起来。他的父亲慌忙上去扶起他的爷爷,他那跌坐地上的爷爷并不慌张,对他的父亲说:“我们的大屋上还没着火,屋里危险,叫大伙儿赶快撤离这座房子,快!从后门走!”

这时刻,他和他的母亲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,接生婆正在一盏洋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烧着一把剪刀。

他躺在一堆棉絮上正凶狠地哭着。

他的父亲撞开房门,闯进去对他的母亲和接生婆说:“房子着火了,快走!”

就在这时候，接生婆举起被火烧得通红的剪刀，一刀将他的脐带剪断了，满是血污的双手抓着一截花花绿绿的肠子，对着他那焦急万分的父亲说：“三叔，这小东西连肠子都是花花的哩，长大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角色啊！说不定还是个大官哪！”

“废话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那么屎少屁多，快走！”他的父亲朝接生婆吼道。

接生婆满脸赧然，忙给他的母亲披上一件大棉袄，又往他的母亲头上戴上一顶老毡帽。他的父亲随手从床上扯下一条棉被，将赤身裸体的他裹进被子，转身冲出房间。接生婆搀扶着他的母亲匆匆向后门奔去。

然而，后门和前门一样，不知被人用什么东西将门环套住了。全家十几口人挤在门边，男人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妇女和孩子们放声哭起来。村街上，叫喊声脚步声连成一片，不远处枪声炮声像爆竹般连片炸响。他的爷爷到底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，处变不惊，异常平静地对家人说：“你们都不要慌，今夜可能是我黄家的大限到了，要死大家一起死，要生大家一起生，全凭老天爷那双眼。”接着，他的爷爷带领全家人转移到了院子里。尽管全家人跟着他的爷爷同仇敌忾，视死如归，但他的爷爷也绝不放弃任何求生的希望。老人家一边指挥身强力壮的儿子们把缸里的水倒进木桶里，架起楼梯往大屋上爬，准备随时将燃上屋顶上的火扑灭，一边喝令妇女孩童们向外大声呼救。激烈的枪声在全家人的呼喊声中突然停止，村街上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似有许多人在奔跑，口令、叫喊、对话，南腔北调的，尽是一些陌生的声音，紧接着，有人叫门，有人拍门，有人撞门，只听咣当一声巨响，他家的两扇大门轰然倒了下来，随后拥进一伙身着黄色衣服的解放军战士。

“一班长！”

“到！”

“准备楼梯上房！”

“是！”